

朱幼棣 著

— 珍藏版 —



西北断简

凝视丝绸之路的情与美

朱幼棣 著

西北断简

凝视丝绸之路的情与美

朱幼棣作品集——珍藏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断简 / 朱幼棣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12

ISBN 978-7-5057-4039-6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6468 号

书名	西北断简
作者	朱幼棣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策划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	杭州飞阅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1.5 印张 306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039-6
定价	6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第一辑

古城遗址的证明	2
风墩：地平线上不变的风景	
——探访唐代高僧悟空遗迹	11
沙海中的佛塔	17
雀离大清净——西域佛教中心探源	21
高昌	34
迷失在于阗	41
交河时光	49
寻访古阳关	54
阳关海	63
黑水国与骆驼城：迁移的绿洲	69
倾听塔里木河	74
北庭诗情	82
发现丝路	88

丝路南道	100
天山北麓的千佛洞	113
抵达焉耆明星	119
八声甘州	127
最美是伊犁河谷	132
额尔齐斯河浪游	138
河西歌行	145
左公柳	149
我的大坂	157

第二辑

牛皮城	162
达来呼布与天鹅湖——西套蒙古之一	172
现代废墟与生态难民——西套蒙古之二	178
华发边城——西套蒙古之三	188
哈拉浩特——西套蒙古之四	201
寻找草原之都	208
岩画、草原和沙漠	216

第三辑

叩响潼关	226
白城子	233
无定河	239

谒李广墓	246
百年孤独：直上大像山	252
解读“渭城”	260
陇上行	269

第四辑

玄中寺与终极理想——晋陕古道之一	280
雾锁天龙山——晋陕古道之二	289
唐窑之谜——晋陕古道之三	297
汾河大峡谷——晋陕古道之四	302
黑云下的城——访雁门	310
黄昏鸡鸣驿	317

第五辑

边关文化	322
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古格王朝	332
南诏古国的诉说	338
回望奉节	346
无山之寒	356

第一辑

古城遗址的证明

1

在河西走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繁华的城镇，与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凉州儿女满高楼，梳头已学京城样。”西北风情，西北的风景不在城市，不在高楼，而在旷野穷乡。只有在那里，才没有世俗的繁华和光怪陆离的色彩，才聆听到遥远的足音，像流水拍打一般哗哗流过的时光开启我们尘封的记忆。

在西北，在河西走廊，以古城命名的地名不在少数：双古城、南古城、下古城、古城村……

祁连山劈入蓝天的雪峰在注视着多少睡去的古城？

尘土飘落，黄叶飘落，飞雪飘落。还有牧人和涌动的羊群牛群，在断墙残壁间寻觅。黄土垒砌的洞窟曾是宏大的殿宇。排列的土堆是佛塔的残基。千年兴衰，百代枯荣，在这里是如此触目惊心。岁月给我们留下多少不解之谜？

不能错过。

仅在河西走廊，这样的古城遗址就有近百座。

年代久远、形态各异的古城遗址被人们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标本。这些古城遗址为人们研究丝绸之路的兴衰，研究这一地区甚至中原的政治、军事、文化、建筑以及古代的国际交往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西北独特的气候和环境，使其大遗址之多，保存之完整，种类形态之异，为国内外所罕见。

每一次，在那充满诱惑的土地上，我所停留的时间都不算长。但我却因为它的诱惑，从精神上几乎走遍了河西走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座古城——20年，我想从西部走出来，仍然觉得不可能。

手指从地图上划过，可以无误地判读出分布在丝绸之路或沿线两翼的六大片古城遗址。虽然有更早的遗址，但这些古城主要为汉唐时期所建。

一是敦煌、安西、肃北片，著名的有敦煌沙州古城、寿昌城、安西锁阳城等，共有三十余座；

二是玉门、酒泉、金塔片，也有三十余座，著名的有酒泉下河古城、玉门赤金堡城、金塔西古城等；

三是高台、肃州、张掖片，著名的有高台骆驼城、肃南新墩子城、张掖黑水国城等计，共十余座；

四是民乐、山丹片，计有十余座，著名的有民乐永固古城、山丹双湖古城等；

五是金昌、武威、民勤片，有十余座，著名的有金昌高庙古城、高沟堡古城、民勤连城；

六是古浪、天祝、景泰片，计有十余座，著名的有古浪三角城、天祝松山城、景泰吊沟古城等。

河西走廊古城遗址种类多样，规模不等，形态各异。依种类而论，有历史上地方政权的都城、有州郡城、县城和村镇，以及重要的关隘和军事城堡等。这些曾经充满生命律动和生活气息的城市，串成了丝路上闪烁的群星。

一切都已经逝去。当我在古老而残破的城市废墟中穿行，在滚滚的黄沙中跋涉时，想到了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几代人的悲欢，青年男女的动人爱情，丰收的喜悦，铁马和金戈，清清的流水与金色的麦浪……而这一切，现在都干枯了，变成了夹在历史黄卷中毫无生命的“标本”。

可这却是冷峻的现实。

对于城市的衰亡与消失，历史学家们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提出了很多理论与推测：战争、灾祸、人口迁移、瘟疫流行……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一条，即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水资源，以及由此引起的绿洲的迁移、表土的改变，如土地的贫瘠化、沙漠化等。

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更多的时候处于对抗状态而不是依存状态。河西走廊不管对中原王朝，还是对游牧民族，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连接西域的主要通道。虽然更北的地方有草原丝路，但冬季气候寒冷，商队也易受游牧部落的袭击。南方有吐蕃道，但地势高寒，氧气稀薄，行路也更加困难，不适合大型商队的运输。

一般地说，开垦和耕种很难把土地糟蹋成完全的荒漠。但在西北，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沿着河西走廊从东向西行进，翻越乌鞘岭后，便是一个个盆地：武威盆地、张掖盆地、酒泉盆地、敦煌—安西盆地，穿过星星峡后，还有哈密和吐鲁番盆地。从祁连山和天山积雪的峰峦上发源的一条条河流，穿过峡谷和荒漠，最后都汇集到河西走廊的各个盆地。在河西走廊，有三条著名的大河，即疏勒河、黑河和石羊河水系。

如果我们稍作分析，便会发现那些长久不衰的城市，几乎都位于河边，且位于各个盆地的中心附近，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可以看出，水或者说河流对于“吉地”的重要性。风水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叫“堂局”。其实，堂局的大小反映了古人的环境容量的原始概念。“堂局最广阔舒畅者，为藩镇省城，次者为大郡大州……方圆四五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最小者亦必数里。”可以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村镇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如果没有相当的环境容量，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就不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养分”，西北那些处于荒漠

和半荒漠地区的城市更是如此。由于位于盆地中心，即使这些盆地边缘地区的环境恶化，这些城市的生存并不会受到影响。

考察戈壁荒漠中的一座座荒城，那些神话般辉煌的往昔，都变得十分遥远，并且被蒙上了一种凄迷的色调。我发现，这些城市大都因为战争、交通、宗教等的需要而建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带。一旦糟蹋或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城市也就走向了衰亡，而且再也难以复苏了。有的废墟高耸在人为造成的干燥沙漠之上，而另一些则躺在滚滚的黄沙之下，在残存的沙土上长着一些骆驼刺和芨芨草，作为这片土地曾经富饶的可悲的见证。

2

在汉代和唐代，我国南方的不少地方确实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河西走廊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张骞出使西域。

阳关，一个在诗歌里获得永生的城市，曾经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阳关在汉代为阳关都尉的所在地，相当于今天师一级军队的军事指挥部。由于有大量的军队及东来西往的旅人，晋时起便在阳关置阳关县，到了唐代还在继续使用。

按照中国“山南水北为阳”的说法，阳关应该是沙漠中依山傍水的古城，景色迷人。它位于敦煌西南70公里处的南湖乡境内，龙头山之南。据专家考证，它曾与寿昌城隔着寿昌海相望。由沙漠戈壁涌出来的许多股泉水汇成的寿昌海，历史上方圆仅一二里。它时盛时衰，但始终有一定的水面。这个小小的沙漠中的湖泊，其实也是靠祁连山雪水的最后流注才形成的。祁连山的雪水，哺育了奇迹般的绿洲，也孕育了古阳关灿烂文明，给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豪迈、苍凉与忧伤。

现在，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龙头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

一座烽墩。

当我眺望着阳关遗址上的滚滚黄沙时，我几乎可以断言，阳关城和寿昌城的最后废弃与寿昌海的消亡，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与生存环境的恶化有关。百代兴衰，这儿成了渺无人迹的去处，风过沙移，偶尔露出一些遗迹。牧民们称这片黄沙遍地的荒滩为“古董滩”。

王维在《送刘司直赴安西》中写道：“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可见当时这里的环境已经开始恶化了。

玉门关、阳关城、寿昌城、高昌城，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其他一些城市，从兴起、繁荣到废弃的时间，几乎没有超过一千年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在历史上，吐鲁番盆地边缘的高昌城是一个水源充足的都城，城里沟渠纵横，城外碧波萦回。当时人们并不知干旱与缺水之苦。当我来到距高昌故城几十公里的火焰山大峡谷（这里是史书记载的高昌城水源地），当年汹涌的水流如今只余一条如同游丝的细线，在烈日的暴晒下，未出峡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桥湾城的生命则更加短暂，可以说它是人的主观意愿与自然环境较量失败的见证。据介绍，桥湾城是清代康熙皇帝根据他的一个梦境择址修建的。皇帝梦见一条河流有九道湾，第九个湾上有座石桥，桥边有棵大柳树……他曾打算把桥湾城修成规模宏大的离宫，可仅仅一百多年过去，桥湾城就成了一片废墟。据介绍，当时负责修建这座城的程金山断定皇帝不会亲自到这荒凉的西北来，于是偷工减料，在这里建了一座小小的土城。谁知第二年皇帝派人西巡，特地去看这座兴师动众、耗资巨大修起来的城池，发现了真相。于是皇帝降旨，将贪官处死，剥其皮制成了人皮鼓，杀一儆百，以戒贪官。如今，当我们路过桥湾城遗址时，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用人皮与头骨制作的“鼓”就陈列在这里。但从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可以发现，当初这里的景色并不荒凉。在清澈的疏勒河畔，有绿柳青杨，有村舍庙宇。在河边兴建一座小城也有相当优美的环境，而绝

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片赤裸的旷野。

当我站在疏勒河干涸的河道上，望着古城的残垣在蓝天下刻出的剪影，望着流沙掩埋的一堆堆瓦砾，我明白了，桥湾城及其附近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于疏勒河的断流。河流一旦消失，古城生命的液汁也随之干涸了。不管是帝王的宫阙，还是村舍田园，都不能逃脱被毁灭的命运。

在河西走廊，在大西北，城市的繁荣与毁灭，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

在祁连山中，在榆溪河畔，有薛仁贵西征时修建的石包城。这座用石块垒砌的边地古城，实际上是一座要塞。榆林河谷与阳关一样，是祁连山余脉中通往青海和新疆南部的重要山口之一。只是它的地势，远比阳关险峻。荒漠与深谷，自然很难适宜人类长久地生活。当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一旦丧失之后，古堡也就不得不放弃了。

与石包城命运相似的还有安西的锁阳城。

安西与敦煌毗邻，同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安西锁阳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相传它建于隋唐时期，原名苦峪城。当年，这里烽火台连绵数里，是西征的前进基地。唐太宗命名薛仁贵进入河西作战，薛将军曾在锁阳城被围。经过激烈的战斗，唐军终于打败西突厥与龟兹的联军，并率部急追六百里，俘虏了龟兹王，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后来，由于流经这座城市的疏勒河的改道，锁阳城因缺水而废弃了。而如今，锁阳城高达九米的城墙已经坍塌，城内建筑物已荡然无存，到处可见残砖碎瓦。在城东塔尔寺不远，有一个很大的荒陵墓坑，坑内坟头累累。这是古代将士战死后的墓地，不由使人想起当年战争的酷烈。

西征战争结束后，军事指挥部推进到了交河。

这座城市的废弃，是与疏勒河的改道、军事要塞作用的丧失有关。

现在，在锁阳城遗址上，到处是黄沙，已经看不到春天的绿意……

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张掖有“金张掖”之称。流经张掖的黑河是发源于祁连山的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之一。黑水国遗址、骆驼城遗址等都位于现在张掖绿洲的西北部。

黑水国遗址距现在的张掖约 25 里，古城南北长 15 公里，东西长 10 公里，是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相传西汉以前匈奴移居这里，划疆为小月氏国国都。这里还有面积达 4 平方公里的汉代墓葬群。可见在四五千年至两千年前，这里一直是张掖绿洲的经济中心。可以说，这里是河西走廊经济和文明的发祥地。可现在这里已经是黄沙漫漫。

考古发现，这里有多座古城遗址。仅在汉墓群南北两侧，就有两座。这些古城遗址都有相当大的规模。如果寻找河西走廊乃至我国大西北一些城市群的兴起和衰亡的轨迹，我们就会发现过去的城市大都在河流的下游，而现在绿洲已经上移。

骆驼城是河西走廊上有名的古城遗址。骆驼城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地方政权北凉的都城，城址在今天高台县西北。黑河及其主要支流山丹河出祁连山后的城市依次是山丹、张掖、临泽、高台。高台居黑河的下游，如今受风沙的危害也最为严重。临泽——我们从地名上也可以得知，在历史上这里有较大的湖泊，当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骆驼城位于高台城西十几公里外，如今黄沙遍地，而在北凉时期，这里却是绿洲的中心地带。而现在，绿洲的中心已上移至张掖——历史上的张掖郡也曾多次迁移，汉张掖郡古城也已经废弃，城址也在今天张掖市的西北 17 公里处，就是说，古城张掖也是随着绿洲生态的变化从下游向上游迁移。

今天，受到风沙严重威胁，处于危亡边缘的绿洲在西北并不为少数。

当塔里木河上游开垦出一片片新绿洲时，其下游的胡杨林成片枯死，河道断流，风沙肆虐。

在河西走廊的酒泉盆地，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上修起了一座水库，上游的港口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而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绿洲，却正在消失，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历史上这里有一个大湖，湖岸水草丰美，但今天这个大湖也已经干涸。汉代在河西走廊建郡置县时，把第一个县命名为武威，意为汉武帝的军威到达了这里，当时武威县城就在今天民勤县东北。如今，这里也已是遍地黄沙——武威绿洲向上游迁移了。上游水源丰富。但如果我们在河流的上游、中游与下游之间不合理地分配水量，不推广节水型农业，在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的西北地区大规模地修建地面水库，我们在制造一个绿洲的同时，就可能毁灭另一个绿洲。

4

在我国的大西北，气候正出现一种向干旱方向发展的趋势。造成干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人为生态破坏的因素。

祁连山和天山的雪线变得越来越高，冰川不断退缩。

这是一串无情的数字：武威年降雨 100 多毫米，祁连山年降水 500 ~ 800 毫米，而越往西去，降水量越小。而这些地区的年蒸发量达 3000 ~ 4000 毫米。蒸发量超过降水量的五六倍。目前，地质工作者已基本查清了包括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安西盆地在内的河西走廊地下水资源状况。

专家们发现，在祁连山与北山之间的河西走廊地下，是长达 1000 多公里的大凹陷，这里的砾石层厚达 700 ~ 800 米。在过去的几十万年中已经储存了几千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形成了一个地下水库。这是大地留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财富。尽管如此，水源的利用前景并不乐观。因为水资源总量是以每年能补充多少来计算的。河西走廊水资源为每年 54 亿立方

米，其中可采水资源量为 30 亿吨。这于河西走廊对水日益增长的需要量来说，保证程度是很低的。

水仍是值得我们忧虑的。

人们在戈壁滩上修起了一条条水渠，种起了水稻，在有些地方还建起了鱼池——戈壁上“食有鱼”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在祁连山中，在戈壁滩的洼地上，出现了一道道大坝，一个个明镜似的水库。

工厂、矿山更是耗水大户。现代与落后交织，漫灌仍然是大西北主要的灌溉方式。当我们看到在烈日下越流越细的水流，不能不感到生存的艰难。我们是不是太奢侈、太浪费了？武威等盆地的地下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超采状况，导致水质恶化，水位下降。据专家估算，地下水资源为 8 亿吨的武威盆地，目前年超采量为 2 亿吨。

如今，弱水干涸了，居延海消亡了。民勤绿洲的生存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听见大漠中一座座荒城的诉说了吗？

浓重的阴影也同样在一些工矿新城上徘徊。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开发大西北的高潮中，随着镜铁山、金川、白银等地的矿产资源的发现，一批工业新城也随之建立起来。这些城市同样建在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因为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些矿山。这些城市大多靠复杂的取水系统支撑着，城市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单一。如果几十年以后，当其矿产资源开采殆尽，而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完全被破坏时，这些城市会不会衰落以致荒废呢？

专家们提出了种种建议来减少水资源的耗竭，比如建地下水库、控制深层地下水的抽水量、改变漫灌等落后的灌溉方式、保护山区水源地的森林植被和草原等。这一切已经刻不容缓了。

我们不能再给后代留下废墟和荒城，留下新的遗憾与不解之谜。

风墩：地平线上不变的风景

——探访唐代高僧悟空遗迹

1

戈壁荒滩上有个荒城，城的西侧有湾湖水，水边耸立着一座黄土高台，上有几株高大的杨树和其他什么树木。这便是距北庭故城半公里的西大寺遗址，当地人又称风墩。

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我走进了这片绿荫，清凉中充溢着异样的神秘与庄严。

驱车几百里，积雪的天山群峰一直在南方天际遥遥注视着。清冽的渠水就是从那冰川与雪峰上流下，穿过大漠、荒滩，穿过没有丝绸的古道，注入了那小块绿洲——不说塔里木，那漠漠旷野就显示了这里生存环境的严酷。走在曾经有驼铃叮咚，有石榴葡萄等鲜美水果流过的路上，我一直在怀想着先行宗师们远去的身影，还有那震烁古今的智慧的心灵。悟空，大唐高僧悟空，这个名字在我走近北庭故城时变得真切，轰响如雷。



● 风墩西大寺，当年的皇家寺院，悟空曾在此讲法